



情系

“**万威军**”

主编 彭黎明

军旅作家谷办华纪念集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

情系

“万寿军”

主 编 彭黎明

——军旅作家谷亦华纪念集

K825.6
GBH

中国文联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情系“万岁军”/彭黎明 主编. —北京:中国文联出版社, 2006.4
(湖岸文学丛书)

ISBN 7-5059-5248-X

I. 情… II. 彭… III. 文学—纪念集—中国—当代

IV. I217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6) 第 026726 号

书 名	情系“万岁军”
主 编	彭黎明
出 版	中国文联出版社
发 行	中国文联出版社 发行部
地 址	北京农展馆南里 10 号 (100026)
经 销	全国新华书店
责任编辑	胡玉兰
责任印制	胡玉兰
印 刷	北京市通县永乐印刷厂
开 本	880×1230 A5
字 数	280 千字
印 张	15.75
插 页	10
版 次	2006 年 5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
书 号	ISBN 7-5059-5248-X
定 价	30.00 元

您若想详细了解我社的出版物

欢迎登陆我们出版社的网站 <http://www.cflacp.com>

纪念优秀军旅作家谷办华（序一）

喻 晓

有的人在世时位高权重，财大气粗，无限风光，去世后烟云过眼，很快就被遗忘；可有的人生前过着平常人的日子，只是认认真真做人，诚诚恳恳办事，死后却常常被人想起，被人怀念。谷办华就属于这后一种人。现在许多人写文章纪念他就是证明。

今年5月28日的晚上，我接到谷小宁的电话，说他爸爸刚刚去世了。当时我脑袋嗡地一声，一下愣住了，那么一个在我印象里，有着红扑扑的脸，有着旺盛的创造力，且正值盛年的人，怎么会天年不永，说走就走了呢？

死神真是一个无赖，常常把许多不该掳走的人生生地掳走了。

我认识办华是在1984年。先见到他的稿件，后见到其人。那时我们报纸的副刊举办小小说征文，常见到他有稿件寄来，经我手发表过他好几篇作品，于是便有书信联系。后来我们和北京军区联合在38军的坦克六师办创作学习班，他参加了。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。他那时是一个师的宣传干事，看去比实际年龄要小许多，斜挎着军用挎包，一副典型的基层干部的打扮。1992年他出版第一本短篇小说集，嘱我写序，我在序言中曾这样叙述和评价过他：

一张圆圆的脸，见人脸上堆满了笑，笑里漾着几分腼腆，这是办华给我的印象。认识他八年了，这个印象始终没有变。

谷办华当过战士、班长、排长、代理指导员、团宣传股长、军、师宣传干事。他是从战士堆里滚出来的，完全靠挤业余时间从事写作，是真正意义上的业余作家。他常有作品发表，产量虽不算丰，但很执着，很认真，一步一个脚印，几年工夫，有了摆在我面前的这样一部书稿。这是他不懈这求的结果，也是生活对他的馈赠。

我和他有过几次接触，很少见他高谈阔论，也没有时下许多文学青年惯于“神聊”、傲视古今的那份“潇洒”。他常常是坐在你的对面，仔细地听你讲话，不时地笑着点点头。他是质朴的。只有当你注意他的眼睛，注意眼睛深处的思考时，才全窥见那份狡黠的智慧和—一个也并不十分安分的灵魂。

作为一个长期生活在部队，与士兵同命运共呼吸的作家，他的目光理所当然地应该投向军营，满腔热情地去表现丰富多彩的军营生活，塑造血肉丰满的士兵形象，发掘当代士兵美好而崇高的精神底蕴。办华在我们面前展现的，正是这样一幅多姿多彩的军旅生活画卷。很明显，办华是极注意从平凡的普通的生活中，撷取、挑选足以表现当代士兵精神世界的题材、情节和语言，然后加以营构，传达出一种思想意蕴，一种审美倾向，一种诗情画意。

.....

13年前我的这番话，基本上是准确的。我当时不曾预料到的是，他对部队的挚爱是如此之深，他为部队写史立传的宏图是如此之大。

《春潮带雨》出版后，紧接着他又出版了中短篇小说集《嫁妆》。凭他的才力和生活积累，他本来可以在小说创作领域—展

身手，写出更好的更具震撼力的作品的，但此后他的主要精力却集中在传记文学创作上。这可能是奉命而为，但从整个创作过程来看，也是他的志趣所在，努力写自己部队的事，写自己熟悉的事。办华所在的部队是一支在战争年代有着光荣和功勋历史的英雄部队。他深深地热爱这支部队。为部队写史，为英雄立传，是他义不容辞的职责。他第一个目标就是写38军。他不畏寒暑，跋山涉水，寻觅昔日战地，采访了许许多多的老将军、老战士，收集了无数感人的英雄故事。在300多个日日夜夜里，他常常挑灯夜战，废寝忘食，终于创作和出版了50多万字的报告文学集《“万岁军”纪事》。他用自己的心血，为自己忠诚服役的那支钢铁部队完成了一轴完整的历史长卷，建起了一个有着鲜活灵魂的多姿多彩的英雄画廊。随后，他又满怀激情地投入了写作著名侦察英雄杨子荣的工作。长篇小说和电影《林海雪原》中的杨子荣，现代京剧《智取威虎山》中的杨子荣，家喻户晓。但那是小说、电影和戏剧中的人物。其实杨子荣也是一个真实的人物，就出在办华所在的部队。他几次到报社来和我谈，要写一个真实的杨子荣，要把杨子荣生前死后真实的传奇故事告诉人们。为了收集素材，他去东北，去英雄的家乡山东牟平县，掌握了许多鲜为人知的故事。最初，我们在《解放军报》的副刊上发表了他的《谁是杨子荣》一文，被全国十多家报刊转载，在社会上引起了反响。后来他相继完成了长篇纪实小说《英雄杨子荣》和电影文学剧本《杨子荣》。

杨子荣是他的一个心结。大约5年前，办华告诉我，他退休了。他从上校处长的位置上退下来了。在野战部队，一个主要兴趣在于文字工作的人，到了正团职再要上去就难了。我为他有点惋惜，想劝导他。但他笑着说，没关系，还有许多事情可做，还有许多题材要写，军里的领导也很支持他，不会闲着的。他果然没有闲着，他忙着电影《杨子荣》的拍摄工作，且一直笔耕不

辍。不幸，他在参与黑龙江省海林市杨子荣烈士纪念馆新馆重建工作期间，突发急病，以至不治，离我们而去，享年才53岁。

平时没听说办华有病，他遽然英年谢世，令他的家人、战友和朋友都难以接受。

谷办华同志是一个优秀的军人，一个优秀的干部，一个优秀的军旅作家。他立过四次三等功，一次二等功。在部队，凡有这样履历的人，必定是勤勤恳恳、兢兢业业工作，并卓有成就的人。他死后也享受哀荣，被总政治部批准为因公牺牲。他用自己的生命，自己30余年的军旅实践，自己写作的文章和书，建造了一座虽不十分显赫，却令人景仰的纪念碑。

我因腰病未能去保定参加谷办华同志的追悼会，深以为憾事。英灵不远，作为和他有过文字之交的战友，我翘望南天，向他深深地鞠躬，献上心香一瓣。

（作者系解放军报社高级编辑）

最后的握手与倾听（序二）

——追思谷办华好友

王 侠

到了我这个年纪，收到讣告或亲自前去参加阴阳送别，那已是司空见惯的事情了，由此心也渐渐磨得平静和平和起来，真正有那么一点“不为物喜，不为己悲”的意思了。但亲眼目送比我小17岁的办华离去，还是让我感到无比震惊和沉痛。以至他离去大半年了，每当想起他，我的心仍在隐隐生痛。是因为痛惜他英年早逝？还是一个编辑与一个作家的猝然中断，从此让我陷入了一种无可名状的落寞？我想，大概两者兼而有之。

2005年5月25日，我正在吃午饭，写字台上的电话响起了急促的铃声。我拿起话筒，听到了风华同志熟悉的声音，听上去她非常疲惫，因而很缓慢地对我说：“老主任，告诉您一个不大好的消息。首先，请您一定不要着急。办华这次在探亲回家的路上，因患急性白血病被送进南京军区总医院抢救治疗，这两天感觉不是太好，他老是念叨起一些老战友的名字，多次喃喃地说‘我现在真想见到大叔啊！’但他又不让我告诉您。”听说习惯和我的同事一样称呼我大叔的办华突然病重，放下话筒，我再也没有心思吃饭了，当时我没有经过任何考虑，立刻对我的老伴说，我得马上赶到南京去看看办华。老伴知道我的脾气，更知道我与办华非同寻常的情感，没有感到任何意外，帮着我简单地收拾了

一些行李，又默默的目送我急急忙忙的奔向北京站。到了车站，正赶上当天下午4点多去南京的快车，于第二天一早便到了南京。

这时，我虽然离办华越来越近了，但说不上为什么，心情却越来越急躁，越来越沉重。上了出租车，十几分钟就到了医院。办华的儿子小宁在医院的门口等候我。他前几天才从部队请假赶来。我迅速走进病房。只见办华静静地躺倒在病床上，正在急促的喘气。我上前握住他的手，同时俯下身子贴近他的耳边，轻声呼唤他：“办华，我是你想念的大叔啊！我从北京赶来看你来了，你听见了吗？”不知是心灵感应还是确实听到了我的呼唤，这时办华急促的喘气声突然缓慢了下来，虽然还是紧闭着双眼，但嘴角微微动了一下。我想他的心智肯定是清醒的，只是无法动弹，也说不出话来了。我的心不禁往下一沉，但他这微弱的反应，还是给我带来了莫大的欣慰，即使他再不醒来，也不枉我千里迢迢赶来看他了。大约到了下午1时，只见他的呼吸一再加快，像在努力挣脱外力的压迫。医务人员连忙给他采取急救措施。我再次握住了他的手，摸着他的脉搏。但亲人和朋友们盼望出现的奇迹却终于没有发生，没过多久，我清楚地感到他的脉搏从间隙跳动到完全停止。我再次俯下身子，贴近他的胸膛，试图能听到他的心跳，但却再也听不见任何声音了。当我抬起头来，监护仪上的波纹正划出一道平稳的直线。我抬手看了看手表，时针指着26日下午1时30分——随后，小宁扑在爸爸的胸前大声哭了起来，并一遍遍泪流满面地亲吻着爸爸的脸颊。我的眼前顿时一片模糊，也情不自禁地在他渐渐冰凉的额头上留下了我最亲近的一吻——办华，永别了！

一周后，我从北京来到办华生前所在的部队驻地，参加部队为他举行的告别仪式，再次经历了一场不忍回想的诀别。办华灵堂布置得异常庄重，肃穆，两位全副武装的战士守护在他的骨灰盒两侧，花圈层层叠叠，室内挂满了军内外好友对办华深表哀思



讨论《“万岁军”的一个老兵》书稿时。本文作者（左三）与该书作者谷办华（左五）、该书主人公刘海清（左四）及张忠（左一）、黄渭浦（左二）、李森生（左六）、李一新（左七）合影。

的布幛和挽联，可见大家对他的离去有多么不舍和哀伤。站在灵堂里，我用泪水默默地洗刷着心里的沉痛，把写在布幛和挽联的哀思逐幅逐条铭刻在记忆中。这时，我自然而然的想起了在过去二十多年中与办华的交往，想起了他在生前辛勤耕耘的数百万字书稿，想起了我为他编辑出版的六部长篇报告文学。尽管我的编辑水平有限，并不见得为他的著作增添了什么光彩，反倒是在他那质朴翔实、雅俗共赏的文字中汲取了许多精神营养。所以，我为自己能全力以赴地给他做嫁衣而感到欣慰和荣幸，也为一个编辑与作家的交往能有如此的深情厚谊而感到骄傲。

办华从一个业余文学爱好者走进专业作家的行列中，成为被社会和组织承认的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其中最主要的原因，是他一参军就置身于营养丰富、土地肥沃、肌体健康，并被他自己称为母亲的那支英雄部队。办华常说，是这支英雄部队的母乳滋养了他，给了他钢铁般的性格，又赋予了他作品中钢铁的旋律。这使他创作中获得了取之不尽，用之不竭的创作源泉。正因为这

样，他在自己所参与完成的记录这支部队史诗般的《军史》中，倾注了一个赤子般的殷切心血。他撰写的另一部巨作《“万岁军”纪事》，几乎可以说是记录这支部队波澜壮阔历程的文学大片。他把这支英雄部队经历的大小战役、无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和业绩，悉数收集起来，又在自己的作品中倾心展开，让他们活灵活现、淋漓尽致地还原在广大读者面前，使大家犹如身临其境。

办华的创作态度是十分认真刻苦的。他在撰写出自他所在部队的著名侦察英雄杨子荣的长篇传记文学《英雄杨子荣》时，他自杨子荣山东老家一间茅草屋出生地开始，沿着杨子荣参军后走过的路程，战斗过的城垣、村庄、林海雪原，直至杨子荣牺牲的林海深处座山雕藏身的木屋，他都以自身的亲历体味了英雄当年的生活。因此，他不仅还原了杨子荣的本来面貌，而且，给了人们一个更加可亲可敬的真实英雄杨子荣。

尽管取得这些成就已实属不易，但他仍不满足在文学创作中所取得的成果。写完《“万岁军”纪事》之后，他及时总结经验，对烂熟于胸的史料进行细细梳理。经近三年的深思熟虑，就在他临终前的一个月，还在我北京的家中，用一个上午的时间，向我详尽地讲述了他的一个宏大的创作计划：他说，在未来的四五年里，他要以他所在的那支部队所创造的战争史诗为依托，写作一部细致刻画从将军到士兵、多时段、多波次、纵横交错的全景式长篇历史小说。那天，他谈得那样激动，那样雄心勃勃，洋溢出一股胜券在握的强烈自信。当时，我被他的激情和自信深深地打动了，马上表示，只要我还能活到那一天，我愿意再一次为他做一次嫁衣裳——呜呼！想不到那个夺去生命的死神，竟然来得这么快，这么让人猝不及防。

他才只有 53 岁啊，正是一个作家写作的黄金年龄！而且，用他的话说，以前的写作才是一个序曲，真正的冲锋才刚刚开

始，他应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，还有许多重要作品要去完成。他的离去，不仅带走了他充满激情和旺盛创作力的生命，还摧毁了他尚在腹中酝酿着的宏伟工程。这种损失，是谁也无法弥补的！

办华英年早逝，过早地走了，他留下了太多太多的遗憾！这种遗憾必将化作我对他的永久怀念。

办华不死！英灵永在！

写自丙戌年春节

（作者系原解放军文艺出版社昆图二编室主任）

办华是一首歌（序三）

郑继庄

天有不测风云，人有旦夕祸福。还不满 53 岁，我的挚友办华同志就轰然倒下，溘然离世。

吊唁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方向保定殡仪馆聚集。军首长来了，战友们来了，朋友们来了，作家来了，教授来了，黑龙江省杨子荣纪念馆所在地的政府官员来了，社会各界的一些名流来了，受到办华帮助关照的底层百姓也来了，耄耋之年的将军或夫人发来唁电，心也来了。人们胸佩白花，排着整齐的长队，向办华做最后的告别。

哀乐低回，挽帐高悬。注视着覆盖中国共产党党旗的办华的骨灰盒，许多人眼噙泪花，有的人低声呜咽、泪流满面，更有人控制不住悲痛之情，号啕大哭，哭声凄厉，撕肝裂肺，震颤人心。

一个普通的军旅作家，一位普通的军队离职干部，他的去世，为什么使得这么多人感到痛心和惋惜？为什么使得这么多人不尽哀伤和怀念？

办华有德。有德者，人敬之。办华是一位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。他对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学习是认真的、持久的；他对马克思、列宁、毛泽东等世界伟人是景仰的、崇拜的。年青时他曾被评学毛著积极分子。扎实的理论功底，坚定的理想信念，奠定了办华为人文雄厚的思想基础。办华是一个对党绝对忠诚，

对马列主义绝对信仰，把群众利益看得高于一切的人。作为作家，办华同志牢记“作家是人类灵魂工程师”的职责，怀着一种神圣的责任感，使用手中之笔，努力牵引和提升读者进行精神爬坡。在巨大市场化潮流的冲击下，一段时间，文学仿佛要弃精神层面而去，而与商业与物欲勾肩搭背结为伴侣。有的作家，甚至知名作家，为了金钱，迎合媚俗，写些乌七八糟的东西，污染社会环境。而办华同志始终没有放弃追求真善美、追寻理想王国的精神目标。新排电视连续剧《林海雪原》，为了献媚和迎合少数人的低级趣味，竟把杨子荣描写成一个拈花惹草的低俗人物，遭到社会舆论的谴责。而办华经过长时间的调查采访撰写而成的纪实小说《英雄杨子荣》，书中的杨子荣却是一个出身贫寒、历经磨难、大智大勇、忠心赤胆、有血有肉、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，留下生活的本真与作者的本色。办华写了那么多优秀作品，做了那么多好事，但从不张扬，踏踏实实的做人做事，默默的耕耘。不像有的文人，刚有点成功，小有点进步，就大肆炒作，云山雾罩，搞的老百姓不买帐，嗤之一鼻。办华一直保持平常心态，心无功名利禄之重负。他写“万岁军”、杨子荣，他为将军写文作传，为杨子荣纪念馆当总编审，从不讲任何条件和报酬。有的文章连自己的名字也不署，甘为他人作嫁衣。他呕心沥血写作，只是一种责任使然。静水深流，他的精神世界永远是平静和高洁的。

办华有才。有才者，人爱之。办华有文才，这是大家公认的。他由一位文学爱好者到一位著作颇丰的业余作家，证明了他才华的出众。他的创作贴近实际、贴近生活、贴近群众，他的作品充满生活气息，不像有些人的作品，一看就知道是坐在宾馆里酒足饭饱之后侃出来的。办华有敏锐的审美直觉，对生活中的美有独特发现。不用说看了他的大作，就是看了小小说《妹子兵》，都会得出这样的结论。文如其人，他的作品和他的为人一样，平和醇厚、朴实无华。作品中不带油彩的叙说，原生态的刻画，深

深深地打动着每一位读者。办华的作品平和朴实，但不缺少文采。办华的文采，不是华丽词藻、哗众取宠，而是观察的深邃细密、表达得恰到好处、挖掘到富矿出土。因此作品的灵魂乘着文采的翅膀，飞得又高又远。办华的才华不仅局限于文才方面，他的组织才能、办事能力也很使人佩服。他初入军营，分配到侦察班当班长，带出个响当当的先进班，还在团里介绍学习辩证法带好一个班的经验。他担任军后勤部直政处处长期间，敢啃历史遗留的大迪汽车改装厂债务这块硬骨头，学法用法，几次走上法庭，据理力争，法院判决胜诉，为军里挽回了几千万元的损失。办华的才与他注重学习、善于学习是分不开的。读书是他生活的一部分，已经和生活熔为一炉。八十年代，他参加河北大学中文系函授学习，就是一名优秀学员。大专毕业后，工作之余，继续坚持学习，攻下了全国自考考试的中文本科，获得了学士学位。他博览群书，他的书房可以作证。

办华有情。有情者，人亲之。办华的情博大而宽广。他热爱亲朋、热爱人民、热爱生活、热爱军队、热爱祖国。他把自己的真情泼洒在大地上，大地丛生出一篷篷美丽的花朵。对亲人，办华体贴入微。对夫人风华的养母，他像亲母一样关照侍奉。老人逢人都夸她当军官的女婿虽说是个南方人，却像亲儿子一样孝敬。办华去世后，老人涕泪长流，日思夜想，呼唤办华，让人感慨不已。办华对朋友情真意切。他坚持“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”，“道不同不相为谋”。他表里如一，内外透明，待人以诚，是把心交给朋友的。人生在世，难免有得失沉浮。他不因朋友身居高位而过分亲近，也不因朋友身处逆境面有半分疏远。逢年过节，朋友小聚，基本不喝酒的办华，因胸中溢满友情，往往也开怀畅饮。因此，我经常称赞：“办华酒量有限，酒胆不小，酒品绝对一流”。办华很有底层情结，对那些社会底层群众，他都尽自己所能，伸出援助之手。他为陌生的老人背柴挑水，帮陌生的

旅客提包送行，给一个在轮船上认识的即将辍学的小姑娘寄钱并坚持多年。他看不得别人受苦，见不得他人受难。他对普通百姓有一种扯不断的情结，因他自己就是一个苦出身、一个普通人。办华对军队一往情深，为了宣传英雄部队的光荣革命传统，为了宣传故去和活着的英雄，他俯首甘为孺子牛。办华的赤子之情，感染着在世的老英雄，感染着部队的广大官兵，他们哀叹：“万岁军”失去了一个好儿子。

办华有寿。有寿者，人念之。这里所说的“寿”，不是平常意义的“寿命”的“寿”，而是老子所讲的“寿”。哲人老子曰：“死而不亡者寿”。办华崇拜英雄，像英雄那样生活。办华是累倒的，办华是累死的。他定是以陶渊明的诗句“盛年不重来，一日难在晨。及时当勉励，岁月不待人”勉励自己，自我加压。他好像在与时间赛跑，特别是在生命的最后阶段，依然不顾天寒地冻，行色匆匆，为东北海林杨子荣纪念馆尽快开馆而奔波。办华带走的东西太多了，但他给这个世界留下的东西也一样太多了。除了他几百万字的作品，还有他的真情，还有他的品格……

死对于办华来说，不是生的结束，而是生的转折，生的延续。

一个有价值的生命，死后比生前更悠远。

办华是一首歌，他的作品就是歌词，他的真情就是音符，他的人格魅力就是优美的旋律。

生，是办华这首歌的第一乐章；死，是办华这首歌第二乐章的开始。

著名诗人臧克家写道：“有的人活着，他已经死了；有的人死了，他还活着。”

办华死而不亡！办华仍然活着，他活在人们的心里！

人们将永远吟唱办华这首歌！

2006年2月28日于保定

（作者系保定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）

目 录

纪念优秀军旅作家谷办华（序一）	喻 晓（1）
最后的握手和倾听（序二）	王 侠（5）
办华是一首歌（序三）	郑继庄（10）

海林的纪念

黑龙江省海林市政府公函	（1）
附件：1、市政府聘谷办华为顾问、总编审聘书的复印件	（2）
2、海林市民政局《关于谷办华同志为新建杨子荣 纪念馆所做工作的情况介绍》材料	（3）
难忘谷办华	计砚东（9）

首长、战友的怀念

笔耕写英雄 俯首当传人 ——追忆谷办华同志	黄嘉祥（21）
生命不息 战斗不止 ——悼办华同志	李森生（23）
永恒的记忆 ——悼念谷办华同志	安绍杰（28）
情深似海的友谊 ——记谷办华和杨子荣老团长王敬之的故事 ...	王亚民（32）
永远怀念谷办华同志	刘文卿（36）